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三十回 路見不平打德明 坐護鄉村遇常況

話說楊么勸結了黃佐，遂要辭別下山。因說道：「我今離東京日遠，一時料沒人知，從今不必夜行。」殷尚赤道：「日行果好，只是哥哥臉上金印，恐人見了，未免動疑。」屠俏道：「這有什麼難事？俺套匣中有的是鉛粉，只消帶些在身邊，日日塗抹些在印外，便好遮掩過去。你不見黑麻臉婦人俱借粉遮羞。只這幾個蒼蠅腳兒小字，愁他蓋掩不來！」說罷，便走入去，將粉調得濃濃的，約有半碗，又包了一大包，笑嘻嘻走出，叫楊么閉了雙睛，便自動手，向他臉上一頓擦抹。又在袖中取出一方素娟，輕輕的在眉毛眼角以及須鬢上抹去粉污，遂取過他的氈笠子，緊緊蓋了額頭，才叫楊么開眼。因笑對眾人說道：「俺與大伯佝般遮蓋，「地走來，你們眾兄弟敢也識認不出。」眾人忙將楊么一看，不勝驚喜。你道是怎個模樣？但見：白非純白，微微露出青黃；黑不盡黑，隱隱綻開紅紫。霎時變換，變換出許多晦氣臉、癩賴臉、橫肉臉、裝腔臉、肝腸臉、笑面臉、惡態臉、無情臉、殺人臉、驕奢臉，臉臉不一。忽地巧裝，巧裝得無數奸詐態、小人態、短見態、驕強態、鄙陋態、刻薄態、勢利態、狡猾態、薄情態、無賴態，態態非同。似女卻無巾幗，像男絕少簪纓。走過村坊，人人只道灶王婆；行到市鎮，個個盡疑鬼子母。今世小人實花其面，當時君子亦文其身。微服誠能過宋，變形可渡昭關。此去雖不成龍，亦可類乎其狗。

眾人看完，一齊說道：「這般掩蓋，不但金印沒跡，面上亦覺白淨了多少。」楊么聽了，也自歡喜。又說了一番將來事情，眾弟兄齊向楊么把盞拜別，相送下山。

楊么提槍背裏，走了一日，果見沒人動疑，又且不比走黑路，心下甚覺快暢。因暗想道：「我今要去訪問常況信息，只消過了界首，到陽城縣去尋見駱敬德，自然曉得。」遂一路急走。急走了幾日，一日到個村內走過，只見前面有陣人，在人家屋內，扛抬出兩口大豬來。看入內中，有個白淨瘦長的漢子，頭戴茜紅包巾，身上穿件半新舊織就團龍長衣，兩邊紮袖，腰繫一條虎吞頭的獅鬘帶，下穿一雙石株綠皂底靴。一手提著哨棍，一手指喝眾人，扛抬走去。楊么看得明白，不勝動疑。遂走到這家門首來，只見堂中一個老婦人，坐在那裡，搨天倒地價哭。哭著：「我那豬呀，閃得人好苦！」門邊立著個老兒，捶著胸口歎氣不了。楊么看了這個光景，便忍不住，遂走上階頭，對這老兒說道：「你家養豬，人來買去，自然得些利息。為甚恁般不捨得賣，在此傷心痛哭？」那老兒見有人問他，只搖著頭道：「你是別處人，我們的苦告知你也沒用。」楊么笑道：「是別處人，倒有些義氣。你幾曾見本地人搭救了誰？你告知我，或是有益也不可。」那老婦人聽了，忙起身止哭道：「客官進來，我告訴你。」楊么走入堂中，那老婦人說道：「我老兩口兒，俱是沒的靶的人，今年同是六十整。向來靠個姪兒，不期他又肯學好，出去整年不回。曉得他不能料理我兩人後事，只得去年春天買了兩個小豬來，養大了賣幾貫錢鈔，趁今年整壽，看幾棵好木，做兩口壽具，便好放心。這兩個豬，從舊年養到如今，早晚喂養，寧可自己忍餓，倒恐怕餓瘦了豬。已養得膘肥滾壯。依我估看，去了頭肚，淨有二百多斤，心中好不歡喜。不期我這老殺才，是個窮骨頭，耽不住銀錢的人。家中略有些，就嘴癢癢的要告訴外人。我常對他說道：『有驢自然香。家中有了好貨，不怕人不尋上門來。』他偏去告訴了人，惹得這些操刀屠戶，一替替走來，便七貫八貫的讓價錢。我又說道：『這豬被人估看了，兩口通不上食，不如早些賣去。』我那老殺才偏又倔強道：『總是壽日，還有兩個多月，再養下去，怕不賣他十貫。』誰知貨好招搖，也有忌我們的，也有妒我們的，也有怪我們不肯賣的，便去挑風撥火，惹了這些人來，白白扛抬了去。我想起沒棺材的苦命，故此痛哭。方才客官說著本地沒好人，提著我的怨恨，只得與你說知。」

楊么聽見他說得這般苦楚，十分為他可憐，便又十分惱怒。遂說道：「你兩人不必氣苦，我趕去奪來還你。」遂將包裹放在堂中道：「你們看著。」往外便走。那老兩口忙叫不要去惹事。楊么哪裡聽他，一徑趕來。早見抬豬的這些人還在前面，忙搶步上前，大喝道：「不要走，快留下豬還我！」那瘦長的漢子，忽見村人趕奪，便勃然大怒，立住喝罵道：「你這村牛，想是吃了豹子心、豺狼膽，敢來虎口奪食！不要走，且吃我一棍！」說罷，照腦門處打來。楊么一槍架住，兩人在空地上大殺起來。這抬豬的忙將豬歇地，便來齊打楊么。楊么哪裡放在心上，只使得神出鬼沒，間深處挑開棍頭，趕進一步，用左手將這漢子一夾，夾在肋下；右手舉槍，搖擺趕殺。這抬豬的見被他活擒了人去，只得棄豬逃奔。楊么擒著這人，奔入村中，到了老兒門首，大喝道：「你的豬在前面，可去抬來。快拿繩出來，縛這廝審問！」那老兒聽見有了豬，便不問長短，往外奔去。這老婦人也是滿心快活，聽見要繩，忙入內取繩，丟在地下，去幫老兒抬豬。楊么將這漢子丟在地下，一腳踹住，輪拳要打。因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且不打你這廝，且問明了著。」遂將繩縛好，提他起來，係在柱上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廝有什本事，敢來懷惱村中，欺侮良善，白奪窮人苦惱衣食？快快說出！」這漢子只不回答。楊么大怒道：「你生死只在頃刻，怎麼不說？」那漢子道：「說來笑人，說些什麼？」楊么正要再問，早見這老兒先趕了一個豬進來，忽見柱上縛著這個漢子，便嚇得直跳起來，對著楊么怪叫道：「我的太祖宗！我家失了豬，只不過窮苦度日，還可留得性命。你今弄了這禍種火殃兒來，我這兩口兒只是死！這怎麼了！」楊么聽了，笑道：「什麼禍種火殃，你怎就會死？」那老兒只急得跌腳道：「你那裡曉得我這裡的厲害！西去二十里，有座險道山，方圓五十餘里。近日來了幾個大王，占住了山林，招集人眾，劫奪往來，十分厲害，官軍俱不敢捕捉。這位就是山上的大王。在村中好好牽了豬去，還是十分造化，怎一時失了手，被你弄了來？這事怎麼了？」楊么聽了，哈哈大笑，便又大怒喝道：「我只道險道山有些豪傑氣象，原來是起鼠竊狗偷，以劫掠害人為事。我今將你斷送，亦可救免一方。」便掄拳要往這漢子臉上打來。那漢子全不畏懼，反笑了一聲。楊么即轉了一念，便停住不打，道：「先前見你不說姓名，恐羞辱了山寨中體面。今又視死不畏，只這點好處還可動人。打死徒污我手，饒汝去吧。」遂解開繩索。那漢子得放，跨出門去。

此時有許多村人，俱在門外，看得驚驚駭駭。楊么遂向包裹中取出一塊大銀，與那老夫婦道：「我見你二人孤苦，這是我路費，約有十兩，送你可辦得兩口壽具。」老兩口只不敢受。楊么再三叫收，兩人歡然拜受。楊么取包要走，兩人留住，要收拾酒食請他。楊么道：「我要緊趕路，到前面去宿。」門外村人見他要去，俱擁在門口，留住道：「去不得。」楊么著急道：「我怎麼去不得？」眾人道：「今日客官在我村中，路見不平，將這廝打罵，我們實是快活。只是這廝回去，決不干休，必要帶領賊眾趕來報仇，說我們村人打他。不是來殺人，便是來放火。客官在此，還有個推諉，若去了便沒分辯處，怎麼開交？」楊么遂問道：「他們往常吵鬧村坊，是什麼時候？」眾人道：「往常俱在夜間。如今論不得，恐怕這廝就要領人來了。」楊么道：「既是這等，為人必須為徹，我豈肯遺害你們？等他來時，見我戳翻的、打倒的，你們只顧縛取。」又向腰間取出一小塊銀來，道：「與我去買些酒肉來，吃飽了在此等他。」眾人見他肯住，俱各歡喜放心，說道：「不要客官壞鈔，我們自去買來請你。」楊么忙止道：「我從來不肯無故吃人酒食。你只依我去買來，我便吃得爽快。」眾人只得接了出去。不一時買了許多酒肉來，與這老夫婦去收拾整治。又宰了一隻肥雞，在堂中擺桌設椅，請楊么朝南向外坐下，將雞魚酒肉搬出。楊么遂請老夫婦來吃。老兒道：「我兩人俱是長齋，客官自便。」楊么道：「這等我只得自吃了。」遂將槍插在椅旁，然後坐吃。此時已是傍晚時候，村人俱在門外立看，有的便去買了兩枝大燭來，遞與老兒點放在桌上。兩旁外面人看他，便似神道般在上面吃酒。看了多時，便一個個走去。一時門外靜悄，那老兒忙提出一壇老酒，放在楊么身邊。楊么正要問他，那老兒已戰兢兢入內，楊么看著這壇酒道：「有他便不寂寞了。」便自吃得十分快意。

你道這些人為什麼霎時走去？原來這幾個抬豬的小校，見頭領被人生拿活捉了去，一時驚慌逃奔，上山報知。三人聽了大驚大惱，便留了一個守山，兩個帶了百名小校殺下山來救人。趕來半路，卻遇著這個兄弟，沒命的跑來道：「今日兄弟性命險些斷送！快回去報仇。」二人忙問道：「兄弟往時棍法高強，怎就被村牛打翻？」這兄弟道：「再不須提！這廝不是村牛，是個過往漢子，手段實有些來歷。我也一時托大，又沒幫手，漏了破綻，著了他的手，還虧人說出山上來，那廝不敢動手殺害，放了來。我今上

山，同哥哥們點起合山人眾，捉這廝來，剝他千百件，才得快活。」兩人聽了也是惱怒，內中一個說道：「可依我算計這廝既有手段，不要使他知覺，做了準備，只使眾小校先去暗暗將村中圍住了前後，再著幾個精明小校去打聽在那裡，然後我們三人拚他一個，不怕他不遭我毒手。」兩兄弟聽了，稱說有理，便一齊趕來。離村不遠，眾小校便去前後埋伏，即有的來報導：「這人正在養豬的老兒家，開門獨自吃酒。」三人大喜道：「這廝合死！」便各執刀棍趕來，果見大門洞開，堂中燈光直照出街上。三人便暗暗走近，立在門外，看入內去。只見堂中點著一對大燭，這人在那裡大飲大吃。三人見了十分歡喜，忙走近門首，各挺刀棍，正要搶殺入去。內中一個忙將二人攔住，兩往內一認，便大驚大喜，向著裡面大喊道：「裡面坐著吃酒的，莫不是小陽春道長哥哥麼？」楊么忽聽見外面有人叫他，便直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外面是誰叫楊么？」那人忙走至燭下，向楊么下拜。楊么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常況。不禁大喜，扶起道：「我此來正要訪問消息，救兄弟出監。是幾時脫身？怎麼又在此處遇著？可細說知。」

常況道：「我那日與哥哥分別，入監之後，誰知王豹這廝怨恨哥哥，說我一黨，日日使苦主來求縣尉，又囑托衙門，問成抵償，不久解到上司正法。虧得駱敬德領了哥哥言語，一面托人送飲食，一面自去報知丁謙表弟兄。果不幾日到來。三人到夜間，將我救出，在駱敬德家隱藏。不期外面紛紛，便商量去險道山，可以安身。駱敬德帶了妻小，一齊到山，招聚人眾，立了寨宇，丁家弟表弟兄回家。丁謙的長哥原是縣吏，被人誣害致死；丁太公聞信氣苦，不久病亡。他兩弟兄到家，十分惱恨，入城去殺了仇家，一徑逃來山上；共是四人。只劫取遠近，官軍捕卒皆不敢來看一眼。不知這於德明今早在那裡聽見這家有兩口壯豬，領人扛抬。忽報上山，說他被擒，遂留駱敬德守寨，我同丁謙來救。路上遇著於德明，趕到門前。見燭光下恰似哥哥，只是面部上白了大喜道：許多，恐怕認錯，故先叫一聲。不期果是哥哥，怎不叫於德明著了哥哥的手！」楊么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如今他二人在那裡？」丁謙、於德明在外，聽得說是楊么，忙棄棍入內拜倒，道：「我二人一向想慕哥哥，誰知今日當面不識！」楊么連忙答拜道：「楊么昔日同邵元犯罪，已知二位好義，又夜遇常況，說蒙二位到岳陽來救楊么，楊么心中甚是切感。故前日托駱敬德來，煩二位共救常況。我今到家。拜見了父母，即來識結二位，卻得二位即來救出常況。今日相遇，得罪德明，實楊么一時不察之罪，萬勿記懷。」三人忙攙了楊么起來。於德明說道：「哥哥怎這般說？是兄弟錯認了村人來奪豬，不曾問個明白，便先動手，就被哥哥打死也沒怨。若早問明，可不省事！哥哥可知邵元哥哥已上了焦山，著人來取回三稜鐵鐮？」常況又問幾時脫罪來此。楊么正要細說，早是駱敬德恐他三人有失，便也趕來，到了村中，已有小校說知緣故，便十分歡喜，就在門外叫「楊么哥哥」，直叫入堂中，與楊么拜見。一時相會，俱各驚喜，相請楊么上山。楊么道：「我這裡有現成酒肉，且吃一番。」四人道：「同哥哥上山去吃吧。」楊么道：「我此時得見弟兄，萬分快活，萬分豪興，怎等得上山吃酒？不如在此吃個盡興，然後上山。」四人聽了，齊說有理。

楊么見沒碗箸，向內叫了數聲，全沒個答應，只得移燭入內尋取。只聽得裡面咯吱咯吱不住的亂響。恐有暗算，忙來照看。只見老兩口在房內雙雙緊靠在壁，手腳亂搖，滿口齒牙只咬得上下廝打，忽見楊么走入，一齊跪倒，只叫饒命。楊么才知他受了驚恐，忙攙扶道：「他們俱是我的弟兄，決不相害。快拿碗箸，我同他們吃酒。」二人聽了，方敢走動，送出碗箸。楊么同四人共飲，楊么遂將往來結識以及奇異事，細細說述。直聽得四人一會驚憂，一會歡喜，又見結了許多好弟兄，相約到洞庭湖做事業，十分快活。楊么道：「王豹這廝恁沒理，只苦尋作對。」常況道：「他如今曉得我們立寨。恐怕報仇，便請了一個什麼教頭樂湯，帶了許多徒弟，在謝公墩大言不慚，要踏平險道山的山寨。我們只不理，由他自來。」楊么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這樂湯又在王豹處！」因將打擂台事說出道：「只是我不能在此耽延，就是明日到陽城，也只急去。等回去後，商量與常況報復吧。」遂又將蛾眉嶺收結黃佐說知。四人聽了大喜，道：「久聞蛾眉嶺有個屠俏，十分了得。正想要著人去通個往來，不想久拜哥哥，已成一家，如今便好往來了。」遂又吃了一番，才一齊上山來，日日備酒與楊么快飲。

楊么被他四人苦留，只得住了數日。到臨別時，吩咐四人道：「自今以後，不可劫小民以取怨聲。須安心在此，待時備發。」四人拜聽，相送下山。楊么取路而走。

不期這番事情，早已紛紛傳開，直傳到陽城縣來。有王豹的弟兄們在外得了這個信息，忙來報知。王豹聽了，一時著驚道：「原來這賊配軍脫逃下來，恰又上了險道山！必要尋我報仇，須要十分防他。」忙來見樂湯商議，遂將昔日的事說出道：「如今我與險道山作對，皆是為楊么起的禍根。他今同在一處，如虎添翼，勢必要來。不知教頭可有什高見？」樂湯忽聽見說出楊么在險道山，暗暗吃驚，只不好說出被打的事情。沉吟了半晌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便大聲說道：「大郎怎這般畏人！須知有俺樂湯在此，諒這險道山幾個毛賊，有什大本領？俺不去尋事他，他怎敢來尋俺作對！說便恁般說，也不可不留心防他使人來打探俺們消息。為今之計，只須作速如此這般防範，方為上策。」王豹得計，即去行事。只因這一番商議，有分教：

騰騰烈發見原身，苦苦傷心投陷阱。